

孙肖平

琴台集

安徽人民出版社

7.2

孙
肖
平

琴台集

安徽人民出版社

书名题签：朱守中

封面设计：宋子龙

尾 花：吴晓华

琴 台 集

孙 肖 平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425 插页 3 字数 220,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统一书号：10102·946 定价：0.75元

《琴台集》序

孙肖平

《琴台集》是孙肖平同志最近编辑出版的一本小说散文集，包括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三十年的创作结集。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作者三十年来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生活，一直转战在水利建设工程战线上。一九五五年开始投入了治淮工程，参加了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的建设。以后又到了黄河三门峡工地、大渡河水利建设工地和长江葛洲坝工地等。三十年来，同我国水利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淮河、黄河到长江，都有他的足迹，而且总是投身于建设第一线。他每到一一个工地，都担任一定的职务。在梅山水库，他担任团委组织部长，在三门峡水利工程局担任团委宣传部副部长，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和农村公社也都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这样做，对于他联系群众、观察和熟悉生活是有利的。由于他在任何一个生活基地都挑了担子，负有责任，就不能作旁观者，必须是一个战士，生活的主人。

这些作品，正好是他深入生活的具体总结。

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是报告文学，第二辑是小说，第三辑是散文，共有三十七篇作品，给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报告，它们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炽热感情。

这些作品的一个特色，不仅是反映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工

地的场景，而且用了更多的笔墨描绘了战斗在水利第一线的各种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带着强烈的泥土气息，带着滔滔不断的江河水花。这里既有老一代建设者，又有年轻一代的专家，有工人，有工程师，有医务工作者。所有参加水利工程建设者，都怀着满腔热情，不计个人得失，为祖国的水利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红装素裹》里的刘书田，是截流工程的总指挥，他是指挥全军战斗的司令员，他面临着一场并不亚于千军万马的战役。他原来是一位年过花甲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水利建设专家，却一身都是病，十年浩劫中，被打断了两节脊椎骨，使他不能久立。但他现在的工作岗位，是水利工地上的指挥员；将在这一场激烈的截流工程中，全神贯注地，有条不紊地指挥这支军队，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争取战斗的全胜。显示了一个指挥员的坚强形象。

在《自豪吧，母亲》中，写了一位六十高龄的老船长——段树荣，在他十四岁时就在川江上靠推船度日，一个穷苦的孩子，正是这条滚滚东去的大江，成为孕育和锻炼他的母亲。解放后，他曾同周总理一起开过会，共同研究和解决长江葛洲坝船闸、航运等重大问题。七十年代初，总理坐船视察长江的情景，在老船长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生活是多彩的，在这沸腾的战斗生活中，也还有不少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生活，如《驾驶台上的蜜月》、《高空婚礼》就是反映了汽车运输队和机电安装队男女青年，在建设工地上相爱并结成美满姻缘的故事。

有的作品，反映了年轻一代在繁重的劳动中勤奋学习，锻炼成材，如一个普通工人李良美，成为一个优秀的厂长，一

个有胆识的管理人才（《相山脚下千里马》）。一个只读过四年小学，九岁参加革命，由于他的勤奋自学，成为一个光学专家、总工程师（《书山有路勤为径》）。事实证明，不少专家，并不都是从大专学校培养出来的，勤奋自学，往往是一条成材的必由之路。还有一个受到血统论影响的青年杜春华，并没有灰心，排除种种阻力，终于成为一个优秀的医学院大学生（《飞吧，年轻的鹰》）。这许多动人的形象，正是从艰苦的劳动、勤奋的学习中，锻炼成长的。这些人物形象，并不陌生，在各条建设战线上都可以见到他们，而且多数是骨干力量，建设的支柱。这是十分值得我们的作家用自己的笔墨大写特写的。孙肖平同志在他多年的工地生活中，将他见到的各种人物一一收入眼底，化为形象，在文学领域里为水利建设开拓了一个新的阵地。

作者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版过《水的声音》、《黄河之春》和《前站》，都是反映水利建设的。同时还出版过一部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中篇小说《我们一家人》。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三十年来作者始终坚持在水利建设第一线，转战在淮河、黄河和长江的工地上，积累了丰富的生活。作品应是最具体的经验总结，成绩得失，总是会在作品中得到反映。生活的实践和创作的实践，却并不是相等的，而每一个作家还需不断总结个人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检验它们的得失，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1982.7.

于北京

目 录

第一辑

伯牙，重新拨动你的琴弦吧！	(1)
驾驶台上的蜜月	(10)
红装素裹	(16)
自豪吧，母亲！	(20)
无核蜜桔	(27)
滔滔洪峰悄悄去	(38)
长江不再空自流	(48)
大雁从远方飞来	(55)
别以为他年纪轻轻	(69)

第二辑

高空婚礼	(85)
摇篮曲	(104)
雪	(112)
“合龙”	(127)
“淬火”	(151)
女炮工	(161)
风钻手	(173)
二十三个铃铛	(179)

开秧门	(191)
-----------	---------

第三辑

飞吧，年轻的鹰	(199)
相山脚下千里马	(210)
淮河边上的“窑洞”	(222)
书山有路勤为径	(227)
我爱大别山	(236)
梅山渔火	(241)
在激流中	(250)
艄公的儿子	(258)
司机	(267)
三门峡湖	(276)
黄河之源	(282)
前站	(287)
香泉街小记	(294)

伯牙，重新拨动你的琴弦吧！

长江第一坝胜利截流之后，我在工地招待所看到湖北电视台重播的“琴台音乐会”，由著名歌唱家吴雁泽、郭淑珍领唱的“黄河大合唱”，使观众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约我生在离黄河不远的冀南平原，并且在三门峡工地工作多年，所以，我对“黄河大合唱”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当听到“怒吼吧，黄河！”我的心便激动得不能自抑，那热乎乎的泪水好象随时都会夺眶而出。那天晚上，一边看电视，耳旁一边回响着大江截流时的浪涛声，眼前不停地闪过合龙时的沸腾情景，越听这惊心动魄的“黄河大合唱”，我的心就越是激动，仿佛黄河、长江的浪尖在我胸中翻滚、奔腾。听完了“琴台音乐会”，我的感情久久不能平静。只是我阅历浅，孤陋寡闻，不知这个音乐会为何冠以“琴台”之名，而“琴台”在什么地方，又为何称作“琴台”？我全然不懂。过了些天，路经武汉，在《长江日报》记者的陪同下游览了“古琴台”，方一解心中之谜。原来，座落在汉阳文化宫之内的“古琴台”，又叫“伯牙台”，那大理石的建筑，庄严、优雅、壮观。青松、雪壁、红柱、绿瓦的大殿，巧夺天工。这座著名的音乐古迹，东对龟山，北临月湖，景色秀丽、迷人，使无数中、外游客感慨万千，流连忘返。陪我参观的记

者张英娓娓动听地讲述了“琴台”的传说……。

这段故事是感人的，可我总觉得有些遗憾。如果伯牙能活到今天，他肯定不会把琴摔碎。因为，今天能够理解乐师的知音，处处皆是。而他要抒发的情思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波澜壮阔，如黄河之水，一泻千里，似长江巨浪，汹涌澎湃！我望着不远处从葛洲坝泄水闸奔流而来的大江波涛，回想着西陵峡口那无比动人的情景，不禁在心里暗暗喊道：“伯牙，重新拨动你的琴弦吧！”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多少火热的场面，有多少震撼人心的故事可以激发音乐家的灵感，从而奏出气势磅礴的旋律！记得葛洲坝截流合龙的那天晚上，整个沸腾的工地化为一座壮丽的琴台，数万名建设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如醉如狂的欢呼声，如风似雷的掌声、鞭炮声，回荡在峡谷间的汽车喇叭声，火车和轮船的汽笛声，组成了连贝多芬第九交响乐都不能比拟的伟大乐章。这庞大交响乐队的每一根琴弦上，都跳动着和谐、浑厚、高昂而富有穿透力的音符：啊，光荣呀，党！啊！自豪呀，祖国！

那天晚上，在葛洲坝的“琴台”上，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看到水利部长钱正英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志眼眶里流动着的晶莹泪珠；我看到水利部副部长、葛洲坝截流总指挥刘书田和工程局长廉荣禄同志由于激动而不停颤抖的嘴唇；我看到德高望重的、把后半生的全部精力都献给开发长江水利能源的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同志和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归国华侨、世界著名的流变力学权威陈宗基先生，由于不停地鼓掌而拍红了的双手；我看到转战淮河、丹江、长江水利工地的老英雄、外号叫“炮王”的爆破队长，由于目睹盼望了十年的大江截流胜利而乐得合不上嘴；我看

到，老农在空中挥舞着拐棍，母亲双手高高举着孩子；我看到，把头伸向车窗外的青年女司机贾秀莲，冷风拂动着她那黑色瀑布般的头发，热泪在她秀丽的脸颊上滚动；我看到，在钱堤前变得娴静、温柔如少女的江水里倒映着推土机英雄们的微笑；我看到，只啃了一个冷馍而支持着身体的老诗人徐迟和从武汉病床上爬起赶到工地的女作家刘真，被这沸腾的“琴台”激动得手舞足蹈。只有一个人，我找不到他的身影，这就是右岸指挥向关福同志，他因带病工作，而且一直几十个小时没有休息，听到截流胜利的欢呼声，他那高度紧张的神经突然松弛了，身不由己地倒在钱堤一旁的草袋子上睡着了。我是二十五年之前在梅山水库工地认识向关福的，那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次，一到葛洲坝，我到处寻找小向，别人说，你还叫他小向，人家是工程局的副局长，而且还当了外公。向关福身为局领导，还能吃苦在先，保持着建国初期限苦创业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而敬佩！

在来葛洲坝之前，我这支笔想歌颂，但往往被那些泄气的事，泄气的话弄得打不起精神，有时也听到一些动人的事，又怕有虚假，半信半疑，对那些所谓的豪言壮语，总感到不是味，甚至厌恶，所以，我成了贫血的人，手腕子上没劲。然而，来到葛洲坝，我看到了光明、希望和信心，如同饥饿的人一下子掉进牛奶面包房里，我大口地吃，不停地吃，每过一天，总有一些新的收获，总有一些闪光的东西在冲击自己，每过一天，好象有谁给我那跑了气的“小车”打一次气。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跑了，可以提笔写点什么了，我的喉咙发痒了，我可以歌唱了！因为，在葛洲坝，我看到好几位中央一级的部长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在工人之中，他们头

上的安全帽和衣服上溅满了泥巴、油渍。那彻夜不眠的眼睛里布满了道道血丝，他们放着清福不享，甘愿与工人同甘共苦，我的心能不为之而感动吗？就说钱正英同志吧，从葛洲坝开工以来，她每年都要来工地，有时一年来几趟。今年春节，她将要在工地上过。我问她，你不回北京过春节，老伴和孩子们不会有意见吗？她笑笑说，老伴出差了，说不定也不回北京过春节；至于孩子，他们自己搞点好吃的就行了。人家葛洲坝的同志，我叫他们是建设四化的最可爱的人，有多少年头不能回家过节团聚呀！譬如总工程师曹宏勋同志，从解放初期建设佛子岭、梅山、磨子潭到后来建设丹江电站，一直到葛洲坝，整整三十年了，能有几个春节回苏州和家人团聚？钱正英同志说得对，前几天，我去看望曹总时，他说，今年春节不回苏州了。他说，截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六月通航，七月发电，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稍一放松就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差错。我老早就认识曹总，深知他的脾气，对工程质量从来就是一丝不苟的，也从来不说半句过头话。谁都知道曹总在葛洲坝有一句名言：对待大坝质量要比《红楼梦》里贾母对待孙子的通灵宝玉还要重视才行。他还说，宝玉碎了，失魂落魄的仅是个别人，大坝垮了，那还了得！我相信，他即使春节回家团圆，他也会吃肉不香，睡觉不甜的。同样，在国家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拿出巨款给葛洲坝工程，作为水利部长的钱正英，重任在肩，回北京过春节，也是放心不下的呀！

为了葛洲坝枢纽工程顺利建成，钱正英同志绞尽脑汁，处处以周总理生前对葛洲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教导检查自己的行动。每一道工序，她都

要亲自过问，每逢发表一个意见，她都是反复深入工地调查研究，反复地听取汇报，然后又和专家、工程师、工人讨论商量。所以她对工程问题的见解十分精辟而又令人信服。去年，她根据工程错综复杂的矛盾，提出“万众一心保截流！”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把各方面的力量和注意力全引到决定工程命运的“淮海战役”上来了。当截流战斗打响之后，她和刘书田同志寸步不离火线，不是驱车巡视各个料场，检查施工机械，就是阅读水文情报，或是在龙口督战。飞溅的浪花打湿了她的棉布大衣，寒冷的江风侵袭着她那瘦弱的身躯，但她岿然不动，甚至常常忘记回招待所吃饭。原计划截流需要十多天的时间，因准备工作细致，指战员斗志昂扬，各路大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向暴怒的长江杀去，终于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内，就取得了全胜。于是，元月五日晚七时三十分，她，我们的女部长，热泪盈眶地站在切断大江的长堤上庄严宣布：“合龙了，截流胜利了！”她的嗓音由于过度劳累而有些沙哑，也不够响亮，但我的心还是为之一震。我知道，在今天，拦腰切断长江意味着什么，这坚如钢墙铁壁的戗堤，那巍然屹立的银色大坝，那雄伟的过船闸，都生动地证明了：我们党是有能力领导四化建设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值得称赞的！那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不就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于党的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方针的颂歌吗？我也明白，今天合龙的，难道仅仅是大江的左、右堤吗？不啊，不！曾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破坏了十年之久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是一条多么深的鸿沟呀！这条深沟里面的污泥浊水，淹没了我们不少同志心中的火花，污染了我们不少同志的崇高信仰，今天至少是在葛洲坝，随着戗堤的合龙，党

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误解、隔阂，也合龙了，结合得更加紧密了！这种信赖和情谊，这种磐石般的团结，比钱堤本身合龙要重要得多，要伟大得多！啊，葛洲坝工地，我赞美你，我深深地爱你，你是激励弱者的隆隆战鼓，你是催促战马的军号，你是冲刷人们身上污泥浊水的清泉，你是使人看清自己力量和尊严的明镜！

让我们随着摄影师的镜头，把尊敬的目光投向和长江巨浪搏斗的英雄吧。截流前夕，必须把二江圩堰拆除，这样长江主流才能从泄水闸通过，减少大江截流的压力。一艘巨型挖泥船，正在龙腾虎跃地吞食圩堰上的泥土，突然，料斗被乱石卡死。那突突作响的马达顿时嘎然而声。此时，正是江水刺骨，寒风如刀，参观者身穿棉大衣还冻得发抖。可是，一位挖泥工人，脱去棉衣，只穿一件单薄的短裤，扑通一声，跳进江中。直到把卡在料斗上的乱石全部打掉，才拖着麻木的身躯登船。于是，圩堰由厚变薄，由高变矮，哗——，破开一个缺口，缺口渐渐变大、变大，一条新河出现了。可惜，我隔水相望，没有跑去打听这位勇士的大名。过后，又舍不得离开日夜鏖战的建筑工地。当我可以抽空去拜访他时，又不知他的船开到哪儿去了。然而，我知道他是可爱的葛洲坝人。他那为祖国富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崇高精神，将永远留在摄影记者的底片上，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当自私的灰尘扑到我身上的时候，他是冲洗这灰尘的清泉。当我怯弱的时候，他是鼓舞我奋勇前进的号角！啊，朋友们、兄弟们，快到葛洲坝来，快到火热的四化第一线去，放开我们的喉咙唱吧、唱吧！这里，万马奔腾，群星灿烂，该有多少歌呢！

你看，在截流激战进入短兵相接的紧张时刻，左岸，身

材魁梧的推土机手马卫国，不断引起人们一阵阵喝彩声。他刚刚下班，匆匆吃完饭，没有休息，又跑到前线来了。因为这一班是他的徒弟开车。徒弟见到暴跳、怒吼的江涛，心里扑扑直跳。面孔严厉的指挥员，将技术不过硬或是因腿颤启不动车身的司机，一连从驾驶台上撤下三个，使他心跳得更厉害了。马卫国登上推土机之后，飞一般奔到钱堤前沿。激起冲天巨浪的长江正在施展它的威风，一车车料物，刚抛向江心，冒一股白烟就不见影子了，巨大的块石，在此也轻如树叶，毫无阻水之力。必须发射二十五吨之重的超级“炮弹”，方可击退无敌的巨浪，稳住进军的阵地。但是，载重卡车只能把超级“炮弹”——二十五吨的混凝土四面体卸到阵地前沿。不等指挥员挥动绿旗，马卫国驾着他的铁鹰，向随时都有被江水吞没的险区冲去。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参观者，紧紧地屏住了呼吸，为他捏着一把冷汗。而马卫国却镇静自如，胸有成竹，迅速、熟练地扳动着操作杆。他想用平刀去推，用尽千钧之力。可是，用平刀，得把推土机向前移动，而前面又是暴怒的狂涛，飞向空中又从空中散落而下的浪花如瓢泼大雨落在他的身上，透过密集的水柱，他看到，翻滚的江水在龙口，不是平面的，而象是滑板似的向下倾斜，形成了落差三、四公尺的瀑布。如果投下一块木板，这木板会象离弦的弓箭向前飞去。马卫国灵机一动，巧妙地利用刀片的一角，猛然地撞动四面体。只听金属声击剑般地当当直响，只见阵阵火星穿过浪花、雨帘，不停地闪射、飞溅。“啊——！”潮水般的人群中突然一阵惊叫，原来马卫国的推土机右侧已开始向下塌陷。啊“快往后撤，撤！”不知是谁大声呼叫着。马卫国知道，撤回去，自己的生命当然是安全的，

但是，截流的戗堤很可能被冲垮，如果这样，那千万战友的十年心血，就要付诸东流！马卫国没有后退，更加顽强地撞击四面体。“剑击”声比怒涛声更加响亮，火花比浪花更加夺目。“大力士”四面体终于被马卫国推向主流，宝塔般屹立在龙口，迎面把山峰似的浪头劈碎成条条细流。这时，马卫国才用三档快车，急速地撤回。刚一停车，方才履带下面的一块小堤“哗”一声陷落了，我的天呀，只差几秒钟，马卫国和他的铁鹰就要丧身鱼腹！“好啊！”人群中发出一阵山崩地裂的欢呼，陈丕显和钱正英同志从人群中挤出来，跑到马卫国面前，伸出了赞扬的大拇指。

事后，我和刘真还有新华社的同志，一起拜访了马卫国。我们问：“马师傅，您是否知道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他说：“知道。”他告诉我们：截流开始之前，他爱人老唐精神十分紧张。她听别人说，截流要死人的；要死，当然首先是推土机手。那几天，有人造谣说，葛洲坝工程局组织了上千人的敢死队，到时候，人、机械一起往长江里堵。老唐为自己的丈夫报名参加截流终日提心吊胆。但是，她并没有阻拦丈夫。她对马卫国说：“老马，我给你买了三只老母鸡，截流开始后，我给你煨汤。你吃好、休息好，注意安全就行了。”她深深理解丈夫的心情。他因出身不好，在十年浩劫中，挨批斗，受侮辱，整天抬不起头来。现在，开挖分局党委对马卫国无限信任，任命马卫国为410机长。老唐可不能拖老马的后腿呀！那一天，老唐对我们说：“万一老马为葛洲坝截流不幸牺牲了，我作为他的妻子感到光荣、骄傲！”啊，老唐，您说得多么好！您这一句闪光的语言描绘了所有长江第一坝建设者的精神面貌。

是的，每一个葛洲坝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因为这雄伟而又壮丽的工程。除了一部分施工机械是进口的之外，从地质勘探，模型试验，到设计、施工，全是我们中国人做的。其中，解决了在世界水工史上罕见的坝基软土夹层问题，巨型船闸的泥沙淤积问题，一扇闸门就有六百吨重的设计、制造、安装问题，还有一台发电机就有十七万五千瓦这样大型机组的设计和制造问题，当然，还有被香港一家报纸称作和人类登上月球一样伟大的大江截流。这一切，难道不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光荣和骄傲吗！你呀，龟山脚下的浩浩长江不是也在热情奔放地为祖国高唱颂歌吗？那飘动在江水里的点点白帆，不就是一张乐谱吗？那清脆悦耳的客轮汽笛声，不就是婉转动听的女高音吗？啊！朋友们、兄弟们，快看，快看，长白山的松涛，南国的椰林，西藏的草原，东海的油田，宽阔的长安大街，崎岖的山间小路，不都是一座座琴台吗？啊！当代的伯牙，快弹起你那高山流水般的琴声吧！